

許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內集五

許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寄王龍溪



聞鬱攸之變先師遺稿并作煨燼良可慨也洛村匡
廬之期久候不至何耶昨過此住數日期七月復來
匡廬之興未已况能不孤夙期否東廓去冬來會南
明直是功夫縝密須臾不離朋友中徃徃起發然求
其真辨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格物以致其知者
亦未可多得嘗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疾走作
後來人引導此實切望於况而弟亦不敢不竭力撐

持也良便布此不多及

答殷時訓

得書知近况極慰所云比年以來惟知天地間止有此學一生止有此事又云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可謂用志不分必欲纖塵淨盡一疵不存者矣甚善甚善又云世間一切無益可省之務盡欲屏指而矯枉之過漸成迂陋此則有可論者夫一切世務知其無益而可省者則省之誠是也此正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謂之矯枉若以矯爲心則於事物之應雖有益而不可省者將爲矯之一念所蔽或一槩屏而不自覺或覺其過而又不肯勇改此則於物爲不格於知爲不致未免有喜靜厭動之偏矣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非他也良知是是非非其則不遠不待睨而視之彼者也事事物物循是非本然之則而處之必得其正爲之必用其極則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出處進退皆有實而不容以任意爲之此僕所願與朋輩共勉焉而不合者因便附致區區幸與諸同志商訂如何便中還示知之

答梅純甫

純甫外補後選部傳來一二誹謗僕爲之愕然夫多言

爲躁而簡默則又以為厚貌雷同爲比而謇諤則又
以為好高士大夫誠難於今之世乎然在吾黨聞謗
則喜正可因之爲切已受益之地想純甫亦真能如
此矣來書謂民風士習朝夕疚心知風之自內省不
疚則化民有出於聲色之外者矣純甫乃敢然自謂
師正無本僅惟守法信度節用愛人與斯民享和平
之福安靜之休夫守法信度節用愛人必小心翼翼
而後能與斯民和平安靜非自致其喜怒哀樂之中
和不足以及此此正格物致知之實學而純甫猶謂
之無本然則外此而別有所謂本耶道不可須臾離
學不可須臾離龍溪諸兄諒相與切磋不懈萬萬自
愛

答陳督學

比聞銳意興學士子翕然向風得書知創建書院選
士而教之誠可謂拳拳於此矣近時士大夫雖名爲
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
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
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
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
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如來書所云可謂直行不

忌者矣近日王新甫督學廣西其邁往亦如此誠得
 督學如二君者十數輩又何患此學之不明善人之
 不多也科舉仕宦猶之舟棹將以載濟人之物而布
 之四方者故舉業之學脩之於身則濟人之體立達
 之於政則濟人之用行顧恐學之者未有欲明明德
 於天下之志耳如即舉業之物循其獨知而格之必
 蘊之為德行而發之為文辭必以行吾之志而非以
 為榮身肥家之計則亦所謂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
 周程復生其道必不易此由此而推之凡為
 善惡邪正不必應物其要只在定志志邪而物邪志
 正而物正矣凡此諒已曉然明析啓迪諸士之餘因
 以自考幸甚幸甚

答沈思畏侍御

傳習錄得廣布之甚幸序文發揮明白且平正通達
 非苟作者矣朋友中欲易投戈二字亦知思畏本諸
 操戈而反用之不易亦無害第以其疑於投戈息馬
 之云未刷者得易之尤善也所論日每悠悠亦若無
 大惡者然德不神明則知齋戒功夫尚未能耳誠然
 誠然夫敬惕是良知悠悠即非良知非良知即是昏

昧昏昧即是惡今既云悠悠矣豈得謂無大惡耶又
 云費盡氣力病痛愈多却不如侍師側時雖若不甚
 費力意思反覺妥帖此似是厭困勉而樂順易以能
 無病為心體而不以能覺多病為功夫即是一念亦
 是悠悠縱令時時妥帖未必真洒然無累之本心也
 然費力亦是病蓋古之欲明其明德者其志意誠切
 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雖用力困勉入一已百人
 十已千皆心之所自慊未嘗費力故凡費力撐支只
 是此志未能誠切之故費力撐支其病小所以費力
 由未能誠切其病大最宜精察也書末所云當時傳
 聞所行之事夜夢初復來擾則此心不能無着於
 此專心致志又能無着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獨知獨知不欺心常惺惺
 之謂敬獨知惺惺私欲不雜之謂一凡讀書作文專
 心致志獨知惺惺更無私欲之雜是為格物致知稍
 不惺惺私意萌動乃是逐物乃是有所着而蔽其知
 非專心致志便為逐物也程子云洒掃應對只看所
 以然如何正是此意夜夢煩擾固是心有所着然亦
 不盡是日間所行之事但日間惺惺工夫不曾真切
 故心常浮動則夜間愈益浮動矣

來也。良中心之本體處事之尺度規矩達之天下更古今而不易者也。寵於日用間亦只憑此作主。然其所爲之事有昨以爲是今則覺其爲非已以爲是因。人講論則又以爲非者。若謂或爲毀譽得失之念所蔽。則如迎送賓客發落事務細行小事其得失毀譽亦無上念。然亦有見得前後不同者。何也。又如一事自見未當。必須考証講求然後停妥。則良知猶有不足。乃待於外面幫補耶。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聖人之域。良知豈不能全却各見一偏者。何也。若謂其稟賦未得中和。則三子四端七情之發其輕重厚薄。良知各有自然之則。致其良知一毫不以自欺。則隨其輕重厚薄。莫非真切。莫非懇到。不必皆厚且重者而後爲真切。懇到也。卽如父母之喪。自初喪而旣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殺而未嘗不直。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愛。則小祥大祥之哀皆不得爲真愛乎。孺子入井。自父母而旁親而路人。莫不怵惕。然輕重則有間。若必以厚且重者爲真切。則旁觀路人皆不得爲真切者。耶。隱微之過不甚耻。固非勇改之心。然形顯之過甚耻。亦非務實之志。務實之志薄。則勇改之心微。耻形顯之過則隱

過必不甚耻其病一也惟致其獨知而不欺則諸病皆去矣致其獨知而不欺便是自反來書謂當事之時自反此心却似別起一念此念起則念念係縛四端七情不能曲暢旁通以盡其本然之則不免自生疑惑或者由於此乎

來書云敬者上一無適其上一箇天理非是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作文則一心在作文是矣然凡如讀書作文之類不專心致志則不可得然專心致志幹此一事又似逐物若曰只在此間去其欲速爲人一切雜念則此心亦不免着於其上龍目思畏但鄙意却恐思畏自反無失未免少動故以消除客氣致無虞之做耳固士自來知學今得思畏道之朱憲副督之但數與提撥人自當有進進不懈者承欲此中擇一人往彼上會思之不甚穩便且亦未有可往之人鄙意思畏當身任此事方便說法其二可及太守中往年嘗以其學者時一叩其操志用力視舊何如因托之分教一方未必無一倡群和之助也

二

來翰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果若是將駸駸不貳過矣中間有箇意思為主是學利困勉工夫與生知安行不同處然却是良知覺得必須如此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不容不撐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卽是自然若只以不費力爲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意去也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此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愛人不親及其仁禮人不答及其敬無一毫門而客氣見之詞色不能變化氣質何以謂之聖人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今朋輩中致知之功未甚透徹者正緣不知良知變動不居而以爲有方體有人已內外之分故聞良知之說者亦遂疑其專持已見不復講求而以致知爲一語而已是豈知通明不雜於欲其氣質偏勝處却有化得盡與不盡者所謂木純乎

國朝兩朝聖集卷之五
天道如夷惠諸聖是也雖未純乎天道然不害其為
聖雖不害為聖然不得為純乎天道之聖假之以年
功深力到則亦純乎天道矣

來書云克己工夫必拔去欲根方為實學是矣然
自有此身則有此根故佛老之學因其根之難拔
將一切人事俱從斷滅今聖賢之學正要人事上
用功則飲食男女俱不可去者既為此事欲拔此
根則實不能也如何則可

要去此欲之根便將此事斷滅然則要拔去好生惡
死之根亦須從性命斷滅耶佛老恐未必如此欲亦
是七情之一循良知則為性之欲不循良知則為私
欲如飢欲食渴欲飲良知之本然也甘食甘飲則動
於氣而不循其良知矣故拔去欲根在致其良知而
不動於氣其要只在慎獨

來書云致知工夫不論有事無事造次顛沛只是
一箇天理為主是矣然無事之時則覺此心精明
靈爽事物紛擾不免撓亂縱使用心省察亦不能
虛明平妥且如臨深蹈險或意外變故心即不免
驚動必是強制雖則強制亦難安穩况強制又非
致知之學耶若曰死生得喪俱有定命何必如此

則又自爲解說自生枝節非良知本體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良知有不思不慮時亦自有千思萬慮時但千思萬慮而此心是是非非文理密察則紛擾亦卽是精明靈爽亦卽是虛明平妥今以紛擾爲撓亂而惡之此是好靜厭動乃又用心省察以求所謂虛明者却似捏日生花而又搖頭以避之也臨險而驚與臨事而懼皆是良知本體但恐吾子之臨險而驚或動於氣而失其本體未必如孔子臨事之懼耳謂臨險驚動爲非而強制以止之則非致知之學惟念念致其良知而氣不能動而得其驚懼之本然亦卽是虛明平妥矣

來書云師云學問費力亦不是工夫且如好好色惡惡臭何曾費力亦卽是志不真切是矣然好好色惡臭一到面前自然好惡今好善惡惡之心汨沒既久自覺不甚懇切不能自然如寵之不肖一有過惡必須痛自剋責以爲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如是則可以爲人不如是便是禽獸費多少周折若不如此又是悠悠不知好善惡惡如何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費力也

用力與費力懇切與迫切相去只毫釐之間同一開眼也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者故費力亦卽是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謂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此等處良知一一明白則自了然矣

來書云知行本體原是一箇陽明先生以飲食痛癢發揮已甚明白矣但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夫曰始終則不免有先後曰巧力則不免

爲二事不知孟子之意何如抑亦在論耶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處察處卽是知無二心也念以始上之振上以終全之聲無二條理也巧者力之運用力者巧之充拓引弓發矢巧力俱到而後可以中的應事接物知行合一而後可以中道然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篤實乃爲合一始以此始終以此終無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孔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儒謂聖人深見易道無窮言人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矣然聖人心與造化爲一其無過

固不待學易而後能然學者欲寡其過不在此心
天理人欲上用功如何學易便能寡得若曰學易
便是存天理去人欲便是趨吉避凶則功夫何如
着力若只看其文字自爲齷齪者則又不止學易便
能如此且伏羲畫卦取陰陽奇偶文王重卦是加
一倍法不知如何本於圖書若謂不過只是陰陽
則人心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已卽是矣何必仰觀
俯察圖書之理雖不外於陰陽然其交錯變代之
妙則不能知吾人學易不知亦當究竟否也

易變易也良知消息盈虛變化無方聖人先得良知
之所同然者於是立象以盡意係辭以盡言皆所以
發明良知消息盈虛變化無方之妙故象辭亦謂之
易致其良知循其消息盈虛之理盡其變化無方之
用是謂居而安乎易之序如此則觀象玩辭觀變玩
占自不能已是謂樂而玩乎爻之辭此君子學易之
道也良知本無過而人之消息盈虛則雖上聖未必
能盡循良知變化無方之妙非獨孔子爲然也故孔
子發憤忘食齋戒神明而於象變辭占韋編三絕其
學易之功渙史不離以求免於大過如此知孔子學
易之功則凡觀天察地遠求近取與夫則圖書極著

數其功皆可得而推矣

答陸汝成秋官

往在京師相與究格物致知之說愧未能盡然知汝成真能用心於內不徒以鄙言爲足悅而已也鄙人亦安能不拳拳於汝成乎夫格物者卽日用踐履之事物而格之必循其獨知務極其當而不雜以私意之謂也致知者致吾獨知於踐履之間必自慊而不自欺之謂也卽以簡刑言之動於賤惡忿疾之意則有當宥不宥動於親愛哀矜之意則有不當宥而宥動於憂患恐懼之意則或有或不宥皆不得其當此惟吾心自知之故必循其獨知務求其當而不雜以私意然後爲能格簡刑之物各極其當而無私意之雜則獨知始快然滿足而簡刑之知致夫然後仁愛之德克明於簡刑之中矣由此而推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其道誠無以易此所望汝成加意體念終身由之誠有不能盡者沈思畏道長談間亦曾商之乎

答黎本靜僉憲

曩得外補之報心頗疑之曾二守轉致手書始知爲高堂計此區區疇昔縈念故知本靜情所汲汲必如此而後慊而其他非所計者別來許時每念不得與

諸君朝夕論心輒抱耿耿乃今幸本靜官此近地猶得書問相聞也象山先生謂爲學在人情事變上用功自事親以至治民皆事變也愛親信友與夫忠君仁民之心皆良知之發至善之情也如本靜今日卽事親之事而格之千思百慮無所不用其情則事親之良知始慊而無少虧歉愛親之善明諸身而無不誠矣推之信友獲上治民無不皆然則物無不格知無不致而善明於天下此正仕學切實功夫而今人或視爲長物故別求當官之法當官之法豈有更要於此者哉向與本靜拳拳言此想今亦自覺果有實用人便道病後草草裁答有新得不吝遠示得因效切磋也

答朱子和

來書謂蒞任以來未嘗得一日休暇以從事於問學足知子和好學之志念念不忘然猶講之未明未免如子夏所謂仕優則學云者夫子夏以文學爲學故必如來書所謂得休暇以從事若孔子之學所告顏冉諸賢者可見矣居處執事出門使民州里巒新造次輿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豈有待於休暇哉來書所謂體察此心以求無負正是孔門求仁宗旨旣

知此意便當時習而說又何至以案牘之事爲高目
薰心者乎僕亦賴先覺啓迪真見此學是萬事根本
是生人命脉古有不可須臾離者正欲與子和諸賢
時復商訂顧未緣面晤有耿耿耳儻公程之便一枉
敝廬庶幾盡所欲言

答錢緒山

先師格物之學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僴赫喧精
粗表裏密切周遍然皆良知本來如此未嘗於良知
上增添得此海內同志如兄與龍溪數公真是如此
用功近來朋友却是看得忽易某嘗謂舜格事親一
念不能無而着不可有此亦毫釐之間不可不精察
者也書末所論虛玄易惑而忠信難入此最近來好
尚空談不務實行之深病然高明中庸本無二致則
吾黨實學全功亦不可認忠信虛玄爲二或倚於一
偏也

與鄭篁溪

執事主盟斯文固將以文進多士而教之僕竊觀近
日敝邦之文殊切疚心而未知所救固知執事之疚
心有甚於僕而必思所以救之者也夫修德於身而
吐之爲辭如居燕而談京華之壯麗居越而談湖山

之明秀莫非實履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其與善
爲說辭者固皆不可易及而實學文之準則也若程
試之文前輩工爲之者其學亦自可見蓋猶欲往燕
越或慕說竒勝日從其嘗往返者參稽圖誌問辨而
思索之必審必熟如是而立言亦徃徃得其近似乃
近日則直取近似之言剽其緒餘以爲圖誌所載京
華之壯麗湖山之明秀盡於是矣則惡能有萬一得
其彷彿者乎象山先生嘗自笑只闢得時文然象山
蓋闢其挾功利之心而工於文藝以濟之者也若志
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進如陽明所謂修
見君之贅者則孔孟之所貴又惡得而闢之故僕以
爲救時文之弊必使士子修德而講學蓋導之實徃
燕越則其稽圖考誌審問熟思自不敢苟而其言之
似與不似亦將自求而自知之若徒咎其文之繆由
於經之不明而不率之以修德之學則終將各以其
意治經而未必經之明各以其意作文而未必文之
則也弊滋甚矣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使還領手札知諸生奉白鹿之教幸甚幸甚論以良
知自無不能誠然誠然自無不能者乃其本體擴而

克之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弗能則弗措者乃其功夫
大學所謂毋自欺而求自慊中庸所謂已所不欲者
勿施於人孟子所謂推不忍以達于所忍推不爲以
達於所爲則擴而克之之功也蓋孩提能知愛親敬
兄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夫子之忠恕亦惟推所
求乎子與弟者以事父兄耳及其至則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至近而至遠者哉執事天常
甚厚誠于此體驗擴克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有不
假外求者矣

答葛子才

來書謂前書憂懼之說非爲毀譽利害而然蓋懼其
事之有未當而憂其心之有未盡夫如是則卽戒懼
謹獨之功格物致知之學矣然亦有疑似之微不可
以不察者夫懼其事之有未當則求當其事而已憂
其心之有未盡則求盡其心而已求當其事之謂懼
而未嘗有所懼也求盡其心之謂憂而未嘗有所憂
也故其心常如臨深履薄亦嘗如鑑空衡平故戒慎
恐懼亦卽是不憂不懼不如是則未免爲有所憂懼
失其大公順應之體而涉于自私用智之蔽雖其屈
伸往來之常而毫釐倏忽猶不免於利害毀譽之雜

矣子才誠於此益加精密如古之所謂切磋琢磨者固區區之所深望也相見未期有懷耿耿

答項甌東

來書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在所當格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豈能盡格之也惟或為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便不可以不格如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曰仰觀則天文是吾意知中一物矣觀之而必上律天時焉或躔次之失其度惟戚戚焉修省而無一毫怨天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天文之物也曰俯察則地理是吾意知中一物矣察之而必下襲水土焉或崩騰之失其常亦惟戚戚焉修省而無一毫咎地之意此即格吾意中地理之物也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是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也

程門論格物有謂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未教正亦相似然物在彼而格在我猶有彼此之分也夫意用於仰觀則仰觀為一物意用於俯察則俯察為一物同一觀察也而用心不同有鹵莽滅裂者有沉溺倚着者有以盡職業者

有以謀功利者有以爲暴者有以禦暴者有如來教
反身以修德者蓋敬怠善惡異而格與不格由分其
心之獨知有昭然不可揜者卽觀察之事而格之主
敬勝怠改惡從善正其不正以盡其當然之則然後
知至而意誠是觀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
學蓋意卽觀察之意知卽觀察之知觀察卽是知之
事未教所謂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
歸於正非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
者得之但上文語意尚未瑩耳

來教云朱子解格字已不同而又謂必欲盡格天
下之物如今年雷從何處起吾聽其起處起可也
又何必格之况一草一木其榮瘁開落始終本末
之故吾又何能盡格之格之又何用哉是不求於
內而求於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此陽明所以有
格者正也正意知中之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之謂
也

意用於播穀種樹芟草斬木則播穀種樹芟草斬木
爲一物卽播種芟斬之物而格之則於草木之榮瘁
開落始終本末一一用心講究以盡吾播種芟斬當
然之則然後吾之知始自慊而意無不誠如此則講

究草木亦是誠意正心之功非不求於內而求於外
 不求諸心而求諸物者蓋所主不同作用自別推而
 至於士之讀書作文商之通功易事仕者之事君治
 民童子之洒掃應對莫不皆然程子云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正此意也故播種芟斬亦即精義之地蓋凡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莫非吾良知之事格吾盡人盡物之事
 以致吾良知仁知之用合內外之道也又陽明所謂
 格物者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意知物為一今二
 正意知中之物着一中字似未免為二幸更察之

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
 我而知又萬事之所取也故曰有物有則知也
 者神之所為也神無方也神在人為視聽為言動
 為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
 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其在人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
 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故人之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
 流貫徹作用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
 體故也故格吾良知之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來教謂反身而誠便是窮理強恕而行便是格物又謂格非止講究思索者皆得之至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却恐未然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哀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哀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為言後之言視聽喜怒哀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為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來教謂知行合一先因陽明之言而借為之論自謂愚者之一得先後二字如忘至氣欠二字之來教云若指物字為視聽言動便屬身字指為喜怒哀樂便屬意字指為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者便屬知字矣

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知即好惡之知物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大則自修身而本之格物其用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修其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體無二若泥名執言則無由得其實矣

來教云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正以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
其理皆備於我也如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爲聖
人之道以鸞飛魚躍察于上下爲君子之道則何
一物而不備於我者耶若反身而誠便是聖人窮
理之學強恕而行便是君子格物之學所謂格者
非止講究思索之謂所謂物者非止視聽言動喜
怒哀樂之謂也

天地鬼神鳥獸草木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前觀
天察地一段既略言之茲不必復論矣夫道塞乎天

非今日知之明日而後行之也若謂君子隨時隨
處隨事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纔是知行
合一此與陽明所謂知是行之明察處行是知之
真切處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終等說亦似不同蓋學問宗旨在先
德行而後文藝學問工夫必先講學而後自脩

尊意似主先儒所說以講論文藝爲學問爲知以執
事與人爲自脩爲行以講論自修先後相資爲知行
合一此說之蔽久矣而後世心學不明有志者方汲
汲於讀書以廣其知識爲首務不知讀書乃問辨之

一事問辨乃學之一事而學之全功固有所在也故其蔽不能以遽解夫聖人之學精一於人心道心而已矣故必一念之中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乃為知行合一之功夫執事與人必有講論必有文藝講論文藝亦必與人蓋莫非吾心視聽言動之用而豈有知行之分哉惟講論文藝時吾之用心或純乎道或雜以人必於二者之間致其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講論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知致然後念念精而不雜一而不二意誠心正而身修如此則文藝亦即是德行講論亦即是自修不然則未免於二之非精一之學矣

來教謂聖人論學如曰學而時習之是便專言之而包力行在既以自修對道學以力行對好學以篤行對博學以尊德性對道問學則所指便不只倒一邊矣今日始學之謂學加功精密謂之修然則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力行固可謂加功矣好學亦可謂始學乎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好學其於門弟只許顏回為好學然則孔顏亦為始學而未及於力行乎雖其所謂好學者皆專言之學非如學庸所舉皆偏言之學然若以好學

爲始學不宜聖人立言如此之不倫也且學便是行則好便是力如何却舉好學而歸之智舉力行而歸之仁也

中庸言博學之而學之弗能弗措審問之而問之弗知弗措孟子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皆以學屬能以問辨思索屬知蓋良知本能愛親敬凡本能忠君信友汨於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學焉而後能夫學所以求能其事而人本有不行其事而遽能者夫不行不可以求能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矣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問辨思索之功學中之一事廢其一則非學故學偏言則對問與思如論語學而不思中庸道問學孟子學問之道之類是也專言則兼辨問與思如大學道學自修論語學而時習及好學力行之類是也偏言專言雖異而皆未有不以篤實踐履爲學者今謂專言則包力行始以學屬知而不屬能沿後儒之悞而非先聖之旨也夫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修有味乎學謂之好悅親信友事上治民無所不學謂之博學而時習謂之力行有味乎學則得其本心是謂知及及之者得之者也學而時習則無復私意之雜而本心不息是謂仁

守守之者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故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則雖得之必失之夫謂之得則行而有得謂之
守則守其行之所得然則知及豈未見於行仁守非
始見於行矣知仁始終之義知行合一之功豈不昭
然矣乎

來教謂孔子三知三行之說其先後固昭如也

三知三行孔子常言之先知後行未嘗言也若謂序
知在先序行在後遂分爲兩事而以爲功夫有先後
然則經傳所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言忠信行篤敬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類先後
序言不一而足其功夫亦將有先後耶細詳尊意切
切於知行先後之辨似疑恐缺却讀書一段功夫然
不必疑也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博學者問辨之二
事讀書考古是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是問辨於今
人誠學之斯問辨之矣故學作詩則自然誦讀古詩
與質之善作詩者學作文則誦讀古文與質之善作
文者况誠有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之志而用力於格
物致知之學則其讀書考古其容以自已乎惟讀書
考古亦必如前所謂格觀天察地之物格播穀種樹
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物者而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

必念念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盡其知行合一之功乃
爲讀書考古之學蓋孔子所謂知及仁守者如此而
非若後世之知行所謂學詩以言學禮以立學易以
無大過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讀書者也

答聶雙江

伏承翰教反覆諄切惟恐吾黨迷繆失却先師宗旨
幸甚幸甚然鄙見尚有欲請者敢粗陳其略來教謂
立本之學傳習錄中自有的確公案不可以其論統
體景象效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功夫看以此作功夫
看未有不着在支節而脫却本源者又云以知覺爲
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爲致知是以安排爲
涵養其於公案不但間幾重而已也竊意本體功夫
效驗誠不可混然本體是功夫樣子效驗是功夫証
應良知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恒自慊功
夫亦須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果能戒慎恐懼
無自欺而恒自慊卽是效驗矣良知本文理密察物
物各有其則功夫亦須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果
能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卽是效驗矣良知本無
少偏倚垂足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功夫亦
須無偏倚垂足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果能

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卽是效
驗矣故不用功夫卽是不循本體功夫不合本體卽
不是本體功夫用功不能得效亦卽是不曾用功故
用功以本體作樣子以效驗作証應而不可遂以本
體效驗作功夫以本體效驗作功夫是謂知能自致
也感應變化固皆良知之物而不可遂以感應變化
作功夫以感應變化作功夫是謂物本自格也則是
道能弘人非人弘道也此豈惟着在支節脫却本原
而已耶夫良知之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
之類無良知則感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
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
化之知也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
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
其忿窒其慾遷其善改其過如孟子所謂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然後爲涵養本原之功然後良
知無少虧歉無不快足而能極乎其至故曰致知在
乎所養善知莫過於寡欲然皆循其明覺之自然而
非以意見安排布置者也先師大學古本序中謂動
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其動也物
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

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此正來教所謂多少體驗多少涵畜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若謂知覺所發卽是良知推而行之卽是致知此豈但不得爲涵養設知覺發爲縱恣亦因其所發而推行之必且爲無忌憚之小人亦惡有所謂安排者哉知覺固是發然非別有未發固未必皆良然良知亦不外於知覺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傳習錄云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

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以知覺爲已發以良知爲未發以發上用功爲安排以未發用功爲涵養却似微分動靜幸更察之來教引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數語雖似是然却自是考亭之意蓋考亭分心與理爲二以主敬爲靜養爲存心以講究思索爲格物致知爲窮理以誠意正心修身爲反躬實踐爲力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則其所謂以心爲已發者既未察識其未發之體如晚年之所自悔而其所謂涵養者又或以發與未發爲二亦非所謂一原無間者也蓋先師之所默契往聖而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此宜不得比而同之矣來教舉考亭引程子云未發之中木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又舉考亭言延平先生每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無不中又舉先師謂位育只從未發之中養出來此言誠是矣但不知所謂敬持所謂存所謂養作用當何如耳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喪而言養對害而言人之所以喪其良心者且盡所爲多欲特之所

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存且養之者亦惟反其所以喪且害之者耳蓋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格物以致知此正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靜者也來教謂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井蓋以爲動根於靜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艮彖傳言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靜之功果專在於靜耶後儒所謂靜而存養者果孟子之所謂存養者耶夫程李二先生所言未發之中亦只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旨也子思以率性修道爲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效驗也慎獨之功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發之體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用之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稱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不可遂以中和爲良知程子所謂猶稱大圓地方而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者也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乃二先生獨提出未發之中使人反觀內省蓋亦有爲言之然自此辨說紛

紛又添出已字以對未字遂破碎分裂謂致中於未
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既以遠於子思
之旨其後又或以未發字對中節字而深求其義以
爲未發不可淺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
云者而後謂之未發夫無聲無臭蓋替嘆上天之事
寂然不動蓋替嘆至神之變化不離變化與事而聲
臭俱寂猶之曰大而化之化不離大也辭若玄而義
亦不甚深也乃若未發之云則本無深義而又鑿之
使深乎遂使聖門明白平易之學反成晦僻難曉故
先師於答問中發其義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正欲
人知致知即是致中破前此深求之蔽易爲通曉庶
幾念念慎其獨知文理密察無自欺而求自慊縱令
精詣深造亦只是於獨知精詣深造靜時此密察動
時此密察靜時此不欺動時此不欺即靜亦此知動
亦此知涵養養此體驗驗此擴克克此窮神知化窮
此蓋愚不肯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所不能盡者矣
若謂未發之中是良知常存未發氣象是致良知會
得大意即順說反說無不可者然比之慎獨却似反
更深奧何如何如來教疑心無定體與有定體之說
竊意形生之後神發爲知所謂心也此知因應變化

故謂之易其變化不動於欲不礙於私故謂之寂然
謂之感通夫有變有化有感有通則固有用矣有用
則必有體有體則必有定然其體神也其用易也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其定體也私欲渾化常寂常通其
定體也定體無動靜故精義入神以致用隨時變易
以從道其功夫亦無動靜來教謂定體炯然在中寂
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是涵養所得非若空想虛談
者乃略不言及感通却是專主靜養鄙意微有未協
耳然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亦未可遽謂之中
如前所陳敬持存養却自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靜
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
中矣大學或問引延平先生言爲學之初且當常存
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復推
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別
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其
云且當存心勿爲事勝殆所謂靜中體取未發者耶
遇事究理殆先生格物致知之功耶此雖與大學本
旨未盡脗合然其就日用事爲上磨礪煅煉循序積
累消化氣質破除意見以求融釋脫落胸中洒然亦
可見其不以靜存未發氣象遂爲立天下之大本盡

性學之全功矣。居處執事與人何處無視聽言動何處無喜怒哀樂何處非格物致知何處非存養未發之中也。如何如何來教謂明水駁辨甚嚴未蒙寄示無由得知其說近讀前輩一二辨駁之書往往執已非人殊甚不安。嘗謂人之爲學但當各自立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修身爲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啓助之益。凡有問辨各務相下相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敢遂以爲非已之所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爲是非故爲是不情也。自大賢以下學固未必盡是不善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自訟所資於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已爲權度而一天下之長短輕重也。況至於詆謫辨詰如訟如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曾論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已見爲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

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輩則朱陸以來爲
鑒固不遠也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慮慮一得公以爲
可采幸爲告諸同志倘蕪言得借重以取信杞憂將
因之而頓釋豈非幸歟

二

翰教又覆諄切展玩至再乃知前書尚有未盡尊意
者然而翰教云云則又未盡旁者之意矣朋友輔仁
有相同而相助者有相異而相發者凡某所聞其偶
同於公者既皆默而識之聊述其小異者以待公之
發我公或又求而得其所未盡則亦足以相發庶幾
不失輔仁之道然尊教皆是從隱微處伐毛洗髓奪
胎換骨功夫是先師所拳拳於我後人者大本既同
小異自當歸一矣

來教云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不可遂以知
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心主乎內應乎外而
後有外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遂外以求心
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
而常定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譬之鑑
懸於此而物来自照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
之者也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

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
順應又云祛除思慮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發之
中便是寂然不動

謂良知本寂又謂感於物而後有知則寂無乃為無
知耶夫神發為知主於身為心自生至死無間可息
無知則無心無心則無寂之可名又焉有所謂感也
又謂心主乎內應乎外不可以外應為心而逐外以
求心其以所應者為外耶以能應者為外耶譬之親
親長長親長在外親親長長之心有內外乎心之良
知無間可息惟動於欲而後不良不良者為不寂不
通不虛不靈不中不和精一其知不動於欲斯復其
良良者為寂為通為虛為靈為中為和故寡欲養知
是為無動靜內外而渾然一體之功來教却似以靜
為功而動為效功在內而效在外兼功夫效驗而渾
然一體尚覺小異也所引師說意旨似亦未協蓋師
以思慮無邪光光是心之本體為中為寂為公尊教
以祛除思慮心光光地為中為寂為公然既曰心光
光地則有光光地之心有心必有知則中寂不得為
無知知非感物而後有矣師嘗云無有作好作惡方
是心之本體有所忿悻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

誠意裏面體當心體鑑空衡平便是未發之中夫本體只是好惡無作鑑空衡平只是誠意裏面則中不當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矣師答汪石潭書謂君子之學因用以求其體謂非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謂且於動上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此可見致中功夫不離乎喜怒哀樂而所謂中立和出者體用一原非若標本源委有彼此之可言也

來教謂其良知感應變化之說似以原泉爲江淮河漢之所出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者此非鄙人意也夫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知之感應變化體用無間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致之猶之曰達其流之水則必於其水之流而達之若曰濬水之源必於其委而濬之寧有可通者乎

來教云人固有時乎不喜亦有時乎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徂安得遽無未發之時哉今日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爲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而心之本體脫然無所累至誠惻怛動以天而不雜之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樂也父母之喪赫然之怒尚能閑靜虛融哉執閑靜虛融以爲體未有不流而爲佛學之無情也

鄙意謂性之七情更互而發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閑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閑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閑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此知無形無聲故謂之不睹不聞非他人所與而各各自知故謂之獨此知體無偏倚用無乖戾常存戒懼則念念精明復其本然之體用謂之中和中和者獨知無偏倚乖戾之名知者中和之實舍知則無從求其所謂中和者故慎其獨知爲

致中和之功精一於危微之間爲執中之功也其於
子思之意本無不協尊意不以獨爲知則見其有所
未協耳慎獨之說始於大學謂誠意必先致其知致
知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所謂自欺者欺其知自慊者
慊其知也欺爲自欺慊爲自慊而知爲自知自知而
謂之獨者對共指共視而言獨不可以訓知而實以
言知也

來教云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靜而動靜一以歸
寂爲主寂以感應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應非吾所
能與其力也與力於應感者憧憧之思而後過與
不及生焉是過與不及生於不寂之感寂而感者
是從規矩出方員也安有所謂過與不及哉而不
免於過與不及者規矩之爽其則也今不求天則
於規矩而卽方員以求之宜其傳愈訛而失愈遠
也何如

鄙意亦大同小異聊一述之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
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
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
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
則五官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

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
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
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此知精明不欺而偏倚無
從生矣或乘間生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
偏倚以復於無偏倚此知精明不欺而乖戾無從作
矣或乘間作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乖戾
以復於無乖戾致知以致中和也精明不欺於五官
不用之時是為格靜之物大學所謂瑟僞恂慄中庸
所謂齊明者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並用之時是為格
動之物大學所謂赫喧威儀中庸所謂非禮不動者
也動靜皆有事皆即此知之感應變化而用其精
明不欺之功格物以致知也規矩方員之喻誠然然
規矩出方員者心之本體方員不踰規矩者聖人之
得其本體即方員以求規矩者棄內逐外之學離方
員而得規矩者虛寂遺物之學求符規矩由之以出
方員者內外二本之學不離為方為員之際而員必
不違規方必不踰矩者內外動靜一貫之學然此喻
猶未也規矩方員有彼此者也方員有時乎不為規
矩有時乎不用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如水之流澄之
而不使其沾泥帶沙平之而不使其觸石起波導之

而不使其泛濫橫溢無彼無此無時不然者也然此
喻猶二也流者水也澄之平之導之者人也若知之
感應變化則自得自失自知自修一念精明萬物皆
備假喻以明未必切當知道者默而識之可也夜來
具此數條後曉起復有他事家僮行期已迫復欲作
他書故來教中所欲請者遂不能一一然鄙意本欲
述所聞以就正聊藉來教啓端耳則雖不必一一而
鄙見亦略可推矣仰俟裁教

答陳華山

承翰論簿書之間庶務叢委無非實學惟先務者曰
舊聞種種向外精神打疊一處直自獨知一念根實
理會卽物致知循吾本心以往立見真體期無負於
門牆而未能也幸甚幸甚夫人心獨知萬物皆備是
是非非應感而通各有自然之則惟且畫所爲計功
謀利向外馳求卽自作欺蔽而不能自慊故無以致
其極而陷於不誠此亦只緣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未能真切以致如此今能以真志真知於事事物物
打疊種種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於正義明道信乎
簿書叢委無非實學一切舊知舊聞自不致流爲虛
見虛說又焉有期無負而未能之慮也惟是志難立

而易奪難精而易踈良心難純一而私僞易以挽和
此僕所深病而願與同志共勉之者千萬毋忽

答朱鎮山

鎮山與沈思畏同時按閩亦是斯文一大機會鎮山
又官爲督學開場演法正是職業但不求近功速效
直從自己獨知精實不欺處隨才接引因機開導則
良知人人固有常有勃然興起莫之能禦者近時學
子大患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明德吾心之良
知是是非非虛靈不昧衆理具萬事出者也誠欲其
昭明暢達於天下則必隨其所出之事循其所具之
理一切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居處執事與人皆不敢
苟焉自欺以昏放其良知夫然後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變化云爲達之天下者莫非良知之發見而明德
無處不昭著明察者矣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蓋欲
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爲之主宰也苟無主宰則物誰
與格知誰與致而種種講說總是聲音種種事爲有
同咲貌矣故今日接引開導須就學子真志提醒所
謂殺人從咽喉着刀也承欲躬行有氣魄者大聲詔
告開示蘊奧此正今日鎮山所能自任者尚可諉之
何人乎僕早歲頗耽靜養一意省事便覺事事非我

國朝內閣書影
卷之五
三
所能及作州思得無所退避只就自己力量所及忠
信篤敬不敢苟且亦自勾當得辦乃知爲仁由己未
必不係乎志此未足爲鎮山道因問聊一及之以爲
任重之助耳

答楊武東

頃嘗寓書自林縣承轉寄不識曾到否仕路誠易溺
人承來翰所謂不敢渝者心知武東於此有着力處
幸甚自愛危微之幾不能以髮君子所以必慎其獨
知也維時思極諸君商量何如便中不惜示教顯企
無任所諭事機要亦在得人以乘之治不由道則將
驅人而納之苟且趨避矯僞文飾雖機之可乘者未
免當面蹉過所從來久矣轉移變化豈一二人之力
一朝夕之故哉所願同志如武東諸君俱真實辦個
欲明明德於天下底心從格物致知上真實用力則
轉移自我變化及物佛氏所謂一身清淨百身清淨
一世界清淨百世界清淨苦惱境翻爲極樂國矣如
此則僕得養拙一丘所蒙已厚豈復更有他望然武
東所期於僕者亦安敢不自勉也

答賀龍岡

來教皆切近精實體驗所得受益多矣幸甚抑其中

有欲請者敢布其略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故格物致知則至虛至靈皆我固有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蔽障程子謂橫渠言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此亦不可不精察也凡事求討格子固是舍本逐末然心之良知怵惕必於入井慙憤必於噤蹶恭敬必於賓祭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所謂有物有則者也其變易無常儼然而怵惕矣忽赧然而慙憤又忽慙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變至於動靜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定格子可也所謂無方無體者也夫動靜有無亦是良知變易之名紛然而錯擾者良知之動而有然未嘗增也凝然而專一者良知之靜而無然未嘗減也動極而靜未嘗有靜有靜則不復能動矣靜極而動未嘗有動有動則不復能靜矣故有見於動靜則動時無靜靜時無動物則不通者也有悟於良知則常動常靜而無動無靜神妙萬物者也周子言有無動靜本誠神以爲言猶夫易言神而不

言有無若諸子執動靜有無以求神易則失大易之旨宜橫渠以爲陋矣來教謂無動無靜爲虛虛故靜無而動有有無二者循環於一虛之中故虛能通有無貫動靜而神語意似未甚瑩幸更察之來教舉近時同志元來渾成不用功夫之說而闢之以聖賢非性生必寡欲致之之說甚善甚善然又謂堯舜以後渾成之聖賢爲誰却似未盡夫良知本自知愛本自知敬然必擴而克之然後能火燃泉達故自本體而言則平旦之好惡小人之厭然何嘗不渾成自擴充而言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無功夫不用功夫卽昏卽放所謂渾成者安在然離却渾成則亦何從而用其功也吾兄好學不倦每得一書輒用警發承下問不覺喋喋青原夏會未能領教蓋府縣諸公俱未謁謝然不可以麻桌入公門也

答曾爨溪

頃辱枉教匆遽未得欵承殊抱歉歉學者勝心與真志相爲消長志真則自能見過內訟真見良知之無窮無體無二無我自不至求勝亦自無勝可求第真志未易言耳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吾黨但當念念在此此外別無巧法捷徑矣如何

如何苗事甚欲備聞少釋杞憂有書見教幸付張綏
寧炫寄來舍姪在彼訓其子當有人還往也

二

別又曷勝馳企尊教數條皆切實語見凡體認功到
也僕每欲有請而多冗未遑輒因來誨附請數語幸
與王新甫同商之何如

來教謂嘗讀先師惜陰會序有云天道之運無
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
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也愚初意運動之氣
恐未可以語良知本體及後體驗日久乃知理氣
原不相離直是真切混一故自氣之條理而言謂
之理自理之運行而言謂之氣氣卽理理卽氣匪
有二也故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知此則知吾心
運動之氣精精明明條條理理卽所謂理也何者
天以輕清之氣運浮於上卽所謂天道人得天輕
清之氣以爲吾靈明之氣是氣卽天之氣非有二
也直是與生俱生其生生不息之機化化不已之
妙有難以顯言者是謂之亦者則猶二之也其旨
始明矣

天人理氣本一尊見甚是然不必如此一一分疏却未免泥着文句學只要念念皆知刻刻皆知卽此心精一無二矣

來教謂嘗聞 先師有云不覩不聞是良知的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則功夫始有着落門人有執此爲問者則曰須要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覩不聞上加得此子若見得真便謂戒慎恐懼爲本體不覩不聞爲功夫亦得蓋亦得云者良以道理本是活潑潑地見得明時橫說豎說皆得近時遂舉此以教人乃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頓令用功淺者驟聞駭異致生疑惑無所依據無處下手又云戒慎恐懼二句與視之而不見二句語意相類其中各有轉語二三字則明以戒懼爲功夫尤爲易知易從也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卽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來教謂嘗聞 先師有云本體要虛功夫要實茲

言不知何爲而發也但以本文推之亦只謂良知本體原無一物何等虛明但致良知功夫須得懇切篤至使吾良知本體無有夾雜方是實落此乃一連說下來也近時同志有謂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似以良知格物天則分爲三事合并相助乃爲協一也是良知尤須格物幫補而天則始見將以本體原無格物天則之說須待參入乃始有耶恐非一貫之道究竟其意亦因先師前言而分析太過耳俾學者驟聞駭異以爲良知本體尚有缺漏殊不知萬物皆備何嘗有偏耶蓋良知本虛本實一虛百虛一實百實初非有待於外物相參而后全也若云良知是虛致良知以格物却是實則亦不啓人之疑矣其下二句旨意稍殊固未敢以爲確論也

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知之用所謂物也知無體以物爲體無體者虛有體者實虛實一原顯微無間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也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語雖未瑩然其意本謂用格物致知功夫則良知日精日瑩似未嘗分爲三事如何

來教謂致良知以格物則於事宜無不盡心矣但

事當冗劇亦容有照管未到處惟於靜時體驗則見良知本體炯然明白固已識得本來面目須得常常如此無有夾雜乃成片段但默坐久之亦有纖毫浮念隱隱飛過覺得不相染着後來良久雖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淨昔延平有云人於惡念易為驅治只是一種閑思雜念未易掃除耳觀此則知病根未盡拔去有時露出端倪盖由功夫不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耳若能養得此心如明鏡止水然則動靜皆定內外協一矣

冗劇照管不到只是不照管未有照管而不到者念念能照卽是念念皆知念念皆知卽是本體炯然此功夫無間動靜非靜時體驗得成片段了冗劇自然得用也浮念卽是染着若謂浮念飛過覺得不相染着是二物矣又謂良久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淨却似有個明淨的本體又起善念又參雜念是三物矣此雖語意未瑩小疵然於精一之旨未免有毫釐未徹不可不察也功夫未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此真實不誑語敬聞教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內集六

家書抄

一 壬辰正月
二十九日

二子姻事須仔細斟酌可來則來不可則止早遣書
至可定歸計也田租所入約可供三十許人則吾歸
無衣食之慮矣不然亦當散遣人口節縮費用但免
凍餓即可終身安能舍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以
奔走於風塵之中使進不得行道於時退不能明道
於身擔閣此生辜負壯志竟何益哉吾弟尚之

二 壬辰十一月
十一日

來書援溺之說吾豈溺而不援者吾其豺乎若其播弄風濤死而無悔者固將百計而登之岸固忍成之哉吾恐淪胥以溺而莫我拯者矣夫恤人之貧解人之鬪謂之援溺可也其他則胥溺而已耳無謂為迂老親平安時談二姪事令人不覺忻慰無道之以機械無教之以紛爭至望至望品兄未得奉書然亦無可言惟願諸兄勤生節用相親相睦耳望以此告之并告早昇諸兄也

三
癸巳五月晦日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湏平實然湏有未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湏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日動尚在衙欲為堯生計猶未有處可報老伯父憇之

四
癸巳八月朔日

吾弟今來所與切磋者為誰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可不察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然知微之顯然後可以入德非精一之至

不足以與此凡事竒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爲
難能也不知近日所見如何此中諸生勃勃有生意
爲之一喜

五癸巳九
月望日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旣深克治倍難矣程子云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吾弟試體驗
如何乃能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
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也某處紛
紛若此殊足爲戒所惜此輩不知持盈刁風日長恐
向後善人難立脚耳

七甲午閏二
月五日

當柄之臣初甚重陽明公已而漸生釁端蓋始而薛
中離繼而唐子忠朱子禮魏水洲諸人皆不利於柄
臣黃致齋王定齋又嘗爲水洲解怨於柄臣而水洲
竟有論劾遂併疑二公相黨以相害諸公皆陽明之
徒也忌疾競進者因而進讒將以抑人之進而伸已
而有怨者又復醞釀其間故諸公皆落職近日爲鄒
東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併及南禮部行
勘不報迨罪黃久菴季明德皆外補久菴乃柄臣之
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

於中而又有醞釀之者耶况鄒季二公又皆吾黨素
中又以學爲言其意居可知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恨無間可乘苟有間吾卽爲投簪之計若吾弟
得捷則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卽不得捷歸計亦
未可緩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况吾事君
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向時徒以仰事俯育牽制乃今
則可以無累矣復何所係哉對江海智寺傍近不妨
買一庄吾將於寺中杜門謝客須有所資賴乃可宜
早尚之

八甲午閏二
月七日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爲
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
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
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魯諸公同在政
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
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事亦無不濟此
最可爲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嘵嘵揭揭辨已之是折
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從
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
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

父母尤爲切要和妻子翁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勉之勉之聞家中疑某其說云云亦未必盡
然宋景文公論治民云吾與之生故能爲吾死吾與
之樂故能爲吾憂吾常謂御僮僕處鄉隣莫不皆然
不足疑也四隣皆火不及吾家誠可堅爲善之志睦
宗恤隣亦不可後矣念之

九甲午五月
十九日

連得書甚慰如此處事庶幾平實精練者矣然鄉族
中未肯遽以此四字歸吾弟者豈舊習未盡除耶不
可不自盡也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
見自是學者病痛惟聖人爲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
恂恂似不能言者石江兄可時相親雖吾弟明敏然
一人之見鄉俗薰炙人情物理未必能盡宦達者歷
練更多虚心聽之可也差徭既有新例但當從衆龍
瑞之業苟善消息之此外節嗇家用常如平時差亦
不能累矣二姪及早教之使稍知人道久則習而安
焉不至爲浪蕩者老伯父近日安好何如諸昆弟叔
姪友于之情何如便中示知

十甲午八月
十三日

舉業二篇俱佳讀首篇竦然動心其所以規切我者

亦至矣豈但文義之工敬佩敬佩吾弟誠如此用心使吾不出家庭而有尚友之益程氏昆弟獨不可追及也哉答某書甚是老親誠休休若是爲子者可幸免於罪乎老伯父安否何如聞晶兄近亦多疾念之悵然爲一道善自保養也

十一月甲午十一日

得失但當付之命來書雖頗能自遣然皆以怨憤之意而爲和平之詞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爲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最宜猛省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爲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強怨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惟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畜臣妾之道規矩貴嚴情愛貴厚檢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

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十二同前月日

用人不必其才之備可任耕種雜役可當門差可使商販各節取其長惟總領提督者更難得其僕此時不免吾弟身自總之異時子弟長大隨擇一人不惟其長惟其賢但量其資不能讀書即可使治家合眾人之中而擇一賢合衆人之力而理一家雖使之世世可也然規模須自今爲之若求備則不能皆得其人用不當其才則不能皆理其事而提督非人則不免有一國三公之患此一僕誠不可不擇其餘但器使之可矣姊家零落念之悵然家中須時時濟之遠不能爲力也

十三乙未正月十四日

星岡叔平生孝友之行敬長上以禮訓子弟以義今不復可見吾欲作一墓表以寫予哀且使後輩子弟知前輩有此風也墓在何所寫來聞家中於某頗有芥蒂此大不可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家中歲用有常者定擬於何項取辦不測之用以何項待之皆須酌爲定規更取義門鄭氏家

國朝南里先生集 卷之六 七
範觀其量入爲出及分職課功之道稍與斟酌損益
使後有驕怠陵蕩者不得自肆亦所以納之於善也
二姪宜漸使知禮義矣

十四 乙未二月
初九日

吾家於府縣官事之殊簡略豈惟官爲然雖吏卒亦
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毀譽雖非所當
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
之不簡我不惟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惟我孟子云
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
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
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
可柰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非此心精
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十五 乙未七月
十三日

伯父喪葬賴吾弟周旋聞鄉人以爲榮幸豈知吾之
悲哉十三日午後開伯父訃臨三日始設祭中元之
薦以有喪移之仲月之吉蓋藿宜也鄉間水患異常
隣近諸省旱蝗相厲今南都米價踊貴後此恐更可
憂民貧盜起雖富足之家其能獨利吾家今歲租入
須稍減時價糶之以惠鄉族貸者可輕其息佛經以

得遇貧乞爲幸謂舍此無由種福田亦善喻也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真實義理自見然苟以富貴爲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爲俗人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十六

乙未九月
月望日

吾弟今歲共講者爲誰文湏語贍意明骨肉勻稱爲上諸家文字宜從容諷誄到讀得多後下筆又長一格凡接人處事亦因見得多後別有會意處乃知古人學與年進真不可誣也吾弟勉之得付厲家事一味理會學問又有勝已之友自然日進無疆矣

十七

乙未十月
十六日

某書至甚稱吾弟爲謙此固其德進亦足以驗弟之進德矣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不亦因體廢食乎如某避匿不見殆亦惡諂忘謙者矣此公性雖不常而雅好禮名士大抵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弟年已三十正當洗濯澡雪順爾成德無若兄四十無聞也前書云云此等事只隨

時應耐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有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為善耳

十八 丙申二月
二十七口

近來深思猛省頓覺舊習之非原平日此心定靜之力未到澄瑩精純纖欲不留便起種種作用言說以為真機本自活潑不知裡許盡是粉飾鋪排未有根心生色之實可謂四十無聞半生精力陪奉種種情欲究竟無益自今須當下了徹始有根基可培植也吾弟勉之了得真心自能處已處人無不當可自能須臾不離前後書詞所論事體皆可以不言而喻家業漸廢須痛戒種種熱鬧甘忍恬淡寂寞非必強為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為俗人占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衿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為恬淡寂寞者也吾歸興已動蓋不免今是昨非之感家中內外大小波瀾革蕙蒸頂踵骨髓莫非富貴氣習在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腳根亦須就平地頓放幸早整葺廬舍不必華美但求堵垣堅實免風革觀解耳

十九 丙申四月

老親歸計當在冬春間其勢湏自待行吾亦自覺外強中乾欲因此暫息存其傍寺之業宜早計陂垓上花廳可拆來樹在新買從學基地上賓朋至可以停頓此屋留之彼則無用此地新造則不能移來則兩有益幸無牽繫為藤不斷也恩童仔吾初意以昇是當有所濟欲假此為名今既如此但可遣還親戚骨肉之間彼有惡不怨此有功不德然後能彼我一體共享和平之福不然則一榻之外皆胡越自家亦不得安枕而卧矣君子之學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此賢者之事愚者不足貴也

二十 丙申六月

細觀前後書到心平氣和言語自別此所謂通人之過今想洞然矣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如某末後乃幾於相誑而不自覺何耶此可見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學之為益

大矣擇友須勝已古人耻為鄉人吾弟居鄉所與真
實切磋者為誰恐未有能知切磋人者與弟遊處而
凡相與朝夕遊處者皆鄉人不已若者也東郭水洲
洛村諸君吾所願從遊吾弟亦不得數承欸教外此
文孰為勝已者耶然勝已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
遇諸兄真實箴砭始知取善之難非反身脩德之志
切未易言也到得志切處同行莫非我師雖與鄉人
處告善規過者亦不少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 丙申八月十六日

老父近日兩足遍痛老堂亦腰痛許時雖不甚重然
扶筇蹢躅老態畢見如此吾尚忍一日離侍傍使獨
往來江湖耶家事吾弟夫婦自能料理吾更不究心
但操心行已之道得則無施而不可刊落浮華真實
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每書來不
見問及自己身上事雖尋究語意頗見端倪然不敢
懸斷便着一針通人之病要之當自悟耳

二十二 丙申九月二十五日

鄉族諸人須寬着心忍着忿乃能全姻睦之義此古
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為已任未可草草於世俗
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看

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
豪傑豈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
種種氣槩無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矣
此不可以意氣激作湏貼底真心蹉踏實地乃有出
頭處不然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
杜門三月前日始出酌應人事辰出酉歸甚勞倦

二十三

丙申九月

再疏請告諸公見教尚未行俟兆元歸議之今幸石
江兄復起為操江待渠到畫策耳石江此擢非但門
戶之光然衙中長幼無不懽然相賀豈非一體之感

然耶老親自身欲歸又不欲吾棄官昨始徐徐
親年八十年四十萬無親南于北之理且衰態歷
歷可見兄何所持以安心而能久官於外所持者朝
夕不離目前耳縱有弟男奉迎以歸然旋踵兒亦且
歸侍自此以後出處視親之衰健何如豈當復遠離
膝下老親聞吾此言懇切雖陽若麾之而其中惕然
曰動今歲商販頗得利人情事變亦大長進但得渠
欲然不自滿退然若無能則大幸矣日尊尚有童心
柰何其婦頗知事蓋貧家曾經淡薄此一舉亦甚費
財費心有難盡言者但念全體安樂而一指獨痛亦

徹心肝雖有種種可惡可怒念之輒化爲悲憐矣

二十五

丙申閏
月三日

吾家畜僮僕病在不寬夫強奴悍僕張威福以恣叱
咤者可責惰奴盜僕不足責也不盡人之力然後能
得人之力不盡人之情然後能得人之情此語真實
可行非虛文也又苛察以爲明亦非美事人君有此
則群臣百僚不得宣其職家主有此則諸僮群僕不
得效其能惟其假借威福者不可不知耳如玄閨者
嬖爲館駟諸猾所用過客畏吾家而不敢言而吾家
實未之知此正張威福以恣叱咤寧有盜臣無寧有
此僕凡過客雖承差軍舍其勢甚微亦不可易之要
之館駟事雖親戚亦不可使之依勢此事最宜留心
凡養人須寬腸大肚半痴半啞乃得其力若銖銖而
秤之寸寸而量之賢者且不堪况愚人乎惟使之各
稱其才則愚可使貪可使詐可使不必皆賢與之各
以其誠則怨可使叛可使不必皆親此須自作主宰
豈婦人之見足以及之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
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
也念之念之吾言無倫次而心無不盡慮無不周亦
是學問就實經歷世事所得與一種高談濶論迥異

無易聽之也

寄竹山諸弟姪

近聞諸弟姪頗因小忿彼此不協甚乖區區之望家在遠鄉正宜相友相助以共扶門戶豈可蹈自侮自毀之覆轍耶夫人但知爭之利而不知讓之利但知使詐使術之爲巧而不知誠心直道之有益試舉往事觀之其利害昭然可見蓋爭者非惟不得利而構結所損未有不至於大失利者使詐使術非惟不得爲巧而人以機詐報之未有不至於反害已者但未之思耳故相帥以仁讓相與以至誠則省事息爭守分遠禍其得利反多而和睦所感不但可相助以禦外侮而外侮亦自少矣然所以不能仁讓者惟自恃其智能足以自立視至親若無足倚賴但有怨忿輒成秦越遂至幸灾樂禍或坐視不相救援或反陰圖潛筭唆人而與爲敵及其計行欣然自以爲得至于唇亡齒寒則雖悔無及矣今願吾諸弟姪惟相勗於仁讓敦睦之行平日或尚氣好勝即自克以恭讓或好用智術即自反以真實或骨肉之念少緩即務篤於友愛誠如此則百人一心可以當千雖在遠鄉無異聚族而居不然則舟中敵國不但異鄉得侮之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聞科舉與者八人此良可喜然鄙心所大喜者尤在
前所期耳昔冉求爲宰未嘗曠職獨以得罪夫子之
教遂鳴鼓攻之故在此不在彼今諸弟姪慎無墜前
人之遺德庶不致鳴鼓之絕也矣所欲傾吐者盈懷
恨不得聚諸弟姪出肝膈相示不得已諄諄于紙筆
之間如此惟深體此意使鄉里咸稱頌前人慶澤有
延豈不快哉念之念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